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第十七回 波斯閱招救難 都氏帶罪受經

引首《夷門歌》 王摩詰

七雄雄雌猶未分，攻城殺將何紛紛。
秦兵益圍邯鄲急，魏王不救平原君。
公子為嬴停駟馬，執轡逾恭意愈下。
亥為屠肆鼓刀人，嬴乃夷門抱關者。
非但慷慨獻良謀，意氣兼將身命酬。
向風勿頌送公子，七□老翁何所求。

【評】案牘紛紅，頗類戰攻之冗；恩情酬報，實勝嬴、亥之儔。

卻說都氏受下諸般刑法，暫係阿鼻獄中，□王做成招語，將欲回覆玉音，不能盡述。

再說波斯達那尊者，從至地獄，已指一魂托生成家，其餘二魂仍在普度院中，終日與地藏菩薩講經論道，協濟獄中孽鬼，卻見在獄諸鬼痛楚伶仃，好生不忍。一日，對地藏道：「弟子得蒙提挈，宣揚救拔之典，每見諸大孽鬼罪極深重，永世難離地獄，愚實不忍。不知有何見識，可以平地盡化為蓮台，以釋彼莫救之魂魄否？」地藏道：「尊者之言，正是老衲之本意。

無奈世人自投羅網，去一來□。雖積獄中，久久尤可解脫。惟世之妒婦，各王俱所深怪，故凡妒婦入獄，不論輕重罪犯，決不行赦，即天人阿修羅亦不垂憫。以是獄中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只見增來，不見減去，反是大患去處。」波斯道：「想必妒婦公案，必是執行官苛求刻畫，做成鐵筆招眼，使無可鬆之處，以致如此麼？」地藏道：「非也。此事雖屬□王擬罪，其供招俱係孟婆經手，故凡案卷，皆存孟婆處執掌，亦是慈王鬆放女流之微意。奈彼罪犯真當，叫孟婆亦難護局。」波斯道：

「既如此，弟子就造孟婆，借他案卷一觀。倘有可鬆之處，方便一二，有何不可？」地藏允諾，即差兩個童子，引著波斯尊者，來到孟婆公署。

孟婆欣然出迎。敘禮畢，問及來意，波斯就把借觀之事說知。孟婆道：「尊者有意於此，本當磐歷代之事以備一觀；奈俱經查盤，封入刑曹庫內，一時不便發出。近有新來數樁，俱已審結，尊者不嫌，請行一覽。」孟婆喚女侍送將出來。波斯讀道：

一起絕後事祖宗告

審得范氏，青樓之賤妓也，以籠絡之術，而適富商祝希湯。蓋以四旬之婦，而匹三□之男，婚制固已舛矣。既而老婦事夫，焉能有嗣？正宜任夫另述側室，乃復慳然，逞獨據之悍。希湯不敢抗違，計作無男之鬼；范氏肆情凌虐，儼然自立為尊。堂堂者已被羈攔，冥冥中奚容漏網？依律變猴，仍為丐者，斬尾牽弄。

希湯自行不端，致為妻侮，亦變雄犬，使交媾時，甘為雌者舔陰。

一起輕捐喪制事記曹首

審得劉氏，夫喪未幾，慟哭頗哀，其兄王真，恐致過痛，示以其夫狎寵之圖，氏竟卒然罷戚，盡廢喪儀。雖云墮落術中，胡乃囂瀆益甚，心堅金石者固如是乎？況夫已故，何必再酸？今日如是，他時可知。

當係阿鼻之中，候變山中之鹿。兄王真陷入不義，律所當誅，姑念愛妹之衷，但減陽壽一紀。

又一起不死不了事自告

審得汪氏，因夫五旬無子，不便卻親族勸勉之言，雖許娶妾，終非願也。既將薦枕，曰：「必自吾室而達。」彼曰：「吾弗忍也。」「必自吾牀而達。」彼復曰：「吾弗忍也。」「必自吾身而達。」彼又曰：

「吾終莫之忍也。」乃自縊。噫，此賢婦之為乎？抑妒婦之為乎？總之斯情難棄，即均派又何如？些事不舒，乃捐生而若是，樹禍匪輕，遺體猶重，謾稽渺視其夫君，已見蔑然其父母。宜就黑暗之獄，以懲淺窄之衷，仍變狸貓，徹宵咆吼。

一起活弑夫命事

被害夫燕然告

審得屠氏，窺夫將有遠行，謂必戀他鄉花草，乃醉以儀狄之狂藥，揮其郎氏之銳斤，誘至陰門，斷其陽物。獨不曰夫無前件，即在舍總是徒然；況復捐生，與離家又何分別？彝倫罄喪，禋祀斬然，雖云愚婦之庸謀，實係妒婆之毒算。罪惡既盈，天人共憤，戮誅不足以快心。陰譴務期而啖肉，銜作塵末，貶為醋蟲。夫燕然肉具既無，情慘可憫，轉世為富貴閹宦，慰其無聊之思。

一起虎餐四命，斬絕後裔事

賈充同乳母嬰兒連名告

審得郭氏，殘酷之巨悍也，其呂氏之後身乎？乳母代看他兒，惟求兒喜為榮；親父撫弄己子，豈慮婦嫌甚密。釁端既兆，禍除繇生。直以列缺之鞭，等蒲樗而博戲；胥公之拍，同檀板以消閒。彼蛛者子，宛其死矣。是孽也。已屬彌天；而氏也，奚容再犯！一門寂寂，四命嗷嗷，縱令萬副其軀，未泄半分之恨。

永世變牛，人民均啖。二乳母、二嬰孩，皆終非命，亦係前愆。其夫賈充，豈不知瓜李之側，當防整納之嫌；而可以荆棘之叢，逞其愛兒之癖？雖無問鼎之意，實係種禍之確。前罪姑饒，後尤莫貸，絕門不足為懲，轉回亦是難免。

按：賈充妻郭氏，生子甫一歲，而倩乳母撫之。

充與兒調笑，是乳母所抱時也。郭疑，乃杖殺乳母；兒覓母，郭復怒殺己子。後又生一子，亦如前調笑，郭又殺其乳母，兒因無乳而卒，竟絕後。

一起希圖媒孽事記曹首

審得王真，患病經年，賴媳顏氏，躬事湯藥，實再世之趙姬也。真病稍愈，每贊乃媳之賢。其妻刁氏，以禽獸之襟懷，妄擬夫、媳之有奸，乃衣夫之衣，冠夫之冠，飾以風月之言，潤以溫存之色，往探諸媳曰：

「當此美景良宵，能不念往日之綢繆乎？」顏氏潔比，心堅金石，一旦覷舅行之若此，乃愕然而損舅之龐，歸訴父家，從容而縊。嗚呼！管蔡流言，未免自身之禍；伏波遭陷，能掩身後之名哉？故顏氏之縊也，流芳百世，尤當證佛果而生天；刁氏之正典刑也，遺臭萬年，且永落輪迴而墮地，何自蹈於狂悖耶？當以千鈞之石，壓於本犯之右臂，歷萬劫而不赦，使後人見之，曰：女旁有石，妒字之調敷？

一起忤旨欺夫事記曹首

審得柳氏，虎據幃房，鯨吞側室，以上賜之二姝，且施毒膏而禿其發，吼聲聞於九重。上以寬宏，賜鳩而誠。氏且遽然忤旨，寧受鳩而不屈。噫！其五倫者其若是乎？陽主不加懲治，冥王豈肯詢私？夫任環於柔，怯敵龜縮不伸，毫無男子之綱，大失人臣之體，貶為糞蛆，為甘污者所戒。

按：唐兵部尚書任環，太宗賜二豔妃。妻柳氏，以毒膏爛其發，禿盡。太宗賜金瓶云：「飲之立死；不妒不須飲。」柳氏拜敕曰：「與其多髮，誠不如死，乞飲盡。太宗謂環曰：「人不畏死，卿其奈何？」二女令別宅安置。

一起陷夫癩穢事記曹首

審得王導，弄漳未卜，廣備小星。苦遭髮妻曹氏，總非與眾樂者也，咆哮口舌口族，不日無之。徒使佳人避狄。同孟母之三

遷；夫子去分卅，掌列生之六轡。短轆不進，長塵無功，一宵之愛可賒，九錫之誚難受。陷夫羶穢，咎可誰歸？罰為荒嶺之孤猿，以警繡幃之獨皂。

按：王導妻曹氏甚妒，導憚之，乃密置眾妾於別館。曹氏知而將往。導恐被辱，遽命駕，猶恨不進，乃自以所執塵尾柄驅其牛，司徒蔡謨聞之，戲導曰：

「朝廷欲加公九錫。」導遜謝。謨曰：「不聞他物，惟有短轆犢車、長柄塵尾。」導大慚。都人以為笑談。

一起風流未盡事小青告

審得馮二、苟氏，一係村鄙賤夫，一係囂頑蠢婦。

以蕞爾之銅臭，得糟餐溺飲，於人世者幸矣。乃妄想青娥，浪揮白鏹，娶小青於廣陵，陷為側室。當想福分無多，日夕燒香拜禮，少儻平生之僥倖，尤恨遲耳。

豈得反肆驢肝，輕織鳳翥，使接輿有德衰之歎，明妃無返漢之期。苟氏因之，得以大張妒檄，廣樹雌旌，揉碎嬌花之瓣，削殘方竹之稜，焚詩毀像，凌爍百般。

彼裊裊者已灰飛矣，吾昭昭者能煙滅哉？首以苟氏，去其「++」而傍「彡」，從以馮二，增其「盧」而減「」；小青天命不辰，有才無偶，既列散仙，勿生怨望。

一起咒咀誣害事關帝移文

審得俞氏，五旬無嗣，發白尚淫，不以夫妻為合律之娶，而曰：「我愛豈他人可分？」視在氏等眼中之屑，晝夜欺凌；禱神前若潤澤之語，夫妻並斃。關帝鞫得其情，乃燭咒咀之悍，鑄思極毒，陷害最深，不盡抽腸拔舌之條，難泄枉言誑妄之罪。其夫尤弘遠，妾莊氏，被誣既死，日久難於返魂，當以未終之壽，准來世之算云。

一起上千天帝事奉旨

勘得妒婦都氏云云，招稿凡□道，俱係本犯罪繇。

（具見前回，不及備錄。）

波斯尊者看著前一段審語，歎道：「原來罪正情當，怎麼怪得閻羅刑法？」又看到後□段判語，大驚道：「原來都院君亦在其內！果然受此果報！偏又奉旨捉拿，必難鬆放。想我當年曾受他許多恩愛，從無一毫酬答，他今罹此苦惱，正宜為他解分。」連忙將各案交還孟婆，一氣來到普度院，見地藏道：

「弟子今日又患一樁孽病也。往昔都大娘子，原係妒婆領袖，弟於諒他亦難脫此苦厄，豈期今已果然。但不知為何又奉玉旨捉拿，判語俱已做就，只待覆旨處決？我想此婦待夫雖薄，待弟子極其隆重。迄今落難，安忍不救？惟慮綿力無多，不能提拔，反重其罪。倘教主肯看薄面，發菩提心，行方便事，為弟子救此鬼孽，何幸如之！」

地藏道：「此是區區分內之事，何勞相浼？奈眾婦行諸惡事於閨閣之中，人君之所不聞，官吏之所莫治，實係人人漏網，個個脫鉤。今當陽壽終時來此地府，自然該與一一填還，方可為人世報應，使不肖者亦可寒心顫膽，少佐治化之所不及，正是聖人愛人的去處。若竟以一味慈悲，將有罪者即便放去，那等惡人，豈不更加僭妄？是反重其罪也。故如來不革地獄之嚴刑，正為不肖者所累耳。今尊者眷屬，罪既確然，即使受些苦楚，不為無辜。若要老衲向閻羅前討個方便，不推地獄中無此規矩，即玉旨亦難挽矣。」波斯見地藏推阻，便流淚道：「人生於世，誰不有犯罪之處？可憐做了女身，又多了一樁妒罪。

原來佛祖更不垂憐，冥王又且深恨，直把弱質嬌娃，嘗遍嚴刑毒打，永沉獄底，不能再得人身，好可憐也！咳，我那都院君呵，只因你娶我到家，又增你數條罪款，兀的不是我害你也！」

言畢，不覺號陶大哭。

地藏慈心一舉，也覺悲咽起來，道：「原來尊者恁般多情！」

不是我不肯效力，只因其中有個緣故：如此間眾犯之中，亦有諸凡不孝不悌、不忠不信、無禮無義、妄行不端、生男育女，種種罪果，俱蒙阿難尊者將各項梵語真言、經文書卷，設為懺悔之科，演作瑜伽之教，使其眷屬或遇亡魂三朝、七七、百日、週年，為之宣揚佛教，懺悔愆尤，以是俱能解脫。惟此護婦，實係法重情輕，阿難原未列入諸懺之內，是以不蒙佛力之遮庇。

吾亦每閱其招，不無痛恨，每原其情，亦覺可憐。今尊者且不須啼哭，好歹待我人定之際，往西天極樂國土頂禮佛祖，道此妒婆之苦，以求超拔之經，使後之婦女，免此苦惱。也要看如來肯否若何，再作計議。」波斯回嗔作喜，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若得教主如此用情，不惟一都氏沐其恩也！」

地藏就向禪牀之上合眼趺跏而坐。少時，一道靈光，從泥丸宮而出，竟往西天進發，已到極樂國土。諸大羅刹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又與眾諸天阿修羅、五百羅漢、三千諸佛俱相見畢。只見兩旁那些鸚鵡、孔雀共鳴等鳥，俱若歡忭之狀，也各相喚一聲。地藏轉入大殿，適值如來就座說法。地藏合掌恭敬道：「弟子幽冥教主慈悲地藏王菩薩，頂禮我佛如來蓮座下。」如來答拜道：「教主在冥府之中，道行雖隆，不能盡為超拔，猶未當證位菩提，今日到來，何以教我？」地藏道：「弟子始發洪願，原期度盡眾生，以四部洲統為西土，方證菩提。但諸孽鬼已蒙阿難尊者設科演教，屢屢俱獲超生；惟塵世妒婦，屢擲重罪，漸積獄中，多於太倉之粟。而永遠不能解脫者，皆因我佛視彼情輕，似無大罪，故未與彼設立經懺。試思此項孽鬼，沉於獄中，如石之墜海，永劫不睹天日。乞如來發大慈悲，為彼另設懺法，非弟子之幸，實眾女魂之幸也。乞憐而允之。」如來道：「吾自設教以來，以大智慧力，設下經卷，何啻□萬餘言。即唐之三藏，奉人主之旨，來求吾經，吾亦不吝，付彼數百餘卷。亦可謂括盡天地間之事業也，何得復缺此項？」地藏道：「蒙如來所賜三藏之經，皆因世人福薄，彼於半途中，已為白龜所沉，存者不過百中之一。此舉世之共知也。若法教中有是經典，弟子何敢班贊？」

「來道：「教主有此善念，我當會集諸大弟子即日登壇，演成妙義，令韋馱天尊齎呈玉帝，然後發至地府。爾當遍授人間，使彼婦女之流，或在生，或已死，諷誦百千萬卷，以免是厄。

即其子，即其夫，不忍其母、妻子受苦，但能延請僧伽，代誦百卷，亦可免其母、妻地獄之苦。爾且先回，吾當即興斯舉。」

地藏依旨，回到地府，安慰波斯尊者，整備接旨，不在話下。

那如來果然與眾弟子演成一冊經卷，名為《妙法怕婆尊經》，內中單說妻子不可凌軀丈夫之事，並將報應一一錄於其內。

當時地府治妒原無定刑，故此閻王得以徇情用法，如目今諸妒罪俱有條律，原來從這《怕婆經》裡得來，□王誰敢不遵？閒話休題。

再說如來經卷既成，正欲差人齎呈玉帝會議，忽有一位星官到來。那星官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赤羽攢成甲冑，丹砂嵌就兜鍪。面如薰棗足如鉤，飲啄頻伸長月豆。日府金烏是友，山梁雌雉為儔。身膺五德猛糾糾，二□八星中昂宿。

原來這便是二□八宿中第一□八位昴日雞星官，連飛帶翥，短嘯長啼的來到佛前，躬身跪下，不敢仰視，只是磕頭。如來道：

「爾是何方將佐，有何得罪天庭，得無欲求解釋麼？」昴星道：「弟子乃西方昂宿。因有家醜，不忍外揚，已見怒於天庭，無繇釋免，特懇佛力浩大，欲求一救。」如來道：「既要救解，何不將備細說與我聽？」昴宿幾番不好出口，見如來再三催促，只得紅著兩臉答道：「弟子有妻平氏，向來潑悍，已見載於《周書》矣。不期於□數年前，因與弟子不葉，便背我逃落下方，投作人間之婦，是為都氏是也。只因舊性不改，又造下嫉妒之罪，甚至上千天威。我王大怒，轉敕鄴都，捕捉治罪，今已入於地府，諒來正是受刑時候。我想劣妻在天之時，雖只看待弟子囂薄，其背夫逃走，已屬可恨。但念一夜夫妻，尚有百年恩愛，何況與弟子伉儷不止一朝，今而落薄，安忍坐視？若向玉帝前上言，又恐貽笑於朋黨，復又取責於天曹。特來求我佛爺方便，諒不相卻。」如來道：

「怪得幽冥教主來說，獄中妒魂最多，原來爾妻亦在其內。我已饌下一卷《怕婆尊經》，正要著人送呈玉帝會議，卻好爾來，可即帶去，呈過玉帝，便齎入地府，爾妻必蒙提拔也。」

昴宿不勝之喜，即齎了《怕婆經》，辭了如來，早至兜率天頂，朝見玉帝，以所齎經卷呈上，並將佛意一通送與玉帝。

帝命文曲星官展開封面，讀其略曰：

流行教化，雖以紀律為先；撫育黎民，宜以慈悲為本。獄中諸鬼，俱可超生；世上妒婆，永淪苦海。

據地藏辭稱等因，實為可憫。特以一貫之道，演作三乘之義，名曰《怕婆尊經》，使造孽終生，得因茲而解脫云云。

玉帝問道：「原來是法王以經典示朕，為何著爾齎來？」

昴星道：「臣不敢隱諱。前者妒氣上衝，原係臣妻平氏思凡，背臣逃落人間，托為都氏，其性仍悍不改，以致冒瀆天庭，已蒙發下地府究治。臣甚不忍，特懇如來解釋。適值如來演成此經，正欲上呈陛下，因便著臣齎來，並非鑽刺等弊。」玉帝笑道：「你這扁毛畜生，只因你是個怕婆星，以致如來作此《怕婆經》。人間怕婆的總也是你扁毛一類。且站開。」昴宿退班。

又有一員上前拜舞道：「地府修文郎臣顏淵，奉閻羅命，有短章一通，謹奏陛下。」文曲星宣其略曰：

懷忠懷義，每成佛而成仙；行惡行兇，必受刑而受罪。犯婦都氏，孽如蠅集，復將妒氣，妄觸太清。

謹細錄其罪繇，並公擬其施報。緣其陽壽未終，尚未付之畜類，謹將判語□道上奏。候裁。

玉帝看畢，道：「也是他生來造化，討得如來分上。只可惜太便宜他。」便舉筆批道：

都氏罪繇，擢髮莫數。適如來有怕婆之經，而著昴宿齎來，似欲為本犯告赦耳。既其陽壽未終，當使齎經還陽，廣宣妙義，將功贖罪。完日，仍歸昴宿為妻。欽此。

昴宿知此消息。不勝之喜。

顏修文得了批回，即日拜辭帝闕，來到地府，將玉帝批旨送與□王。□王見如來奏疏，內有地藏辭稱等因，即差鬼卒迎接地藏。地藏與波斯一同來到，見如來經卷並玉皇批旨，二人不勝之喜。□王亦不知這段緣故，正叫做天上落的手段。□王即喚司獄判官取出都氏。都氏渾身打爛，這番又道又該比卯，大大吃了一嚇。帶到殿前，波斯不好相認，都氏也不認得。其餘□王各怒罵道：「這惡婦，原來就是昴日星官的妻子！若無教主慈悲，代求經典，這惡婦何時出得獄門？但恐今日輕輕放回，妒性仍舊不改。」叫鬼卒：「可將惡婦脊樑上那條妒筋抽出，免他貽禍人間。」波斯又慌對地藏道：「有心玉帝都饒了，免他抽筋罷。」地藏道：「與其還陽而復妒，只當仍置畜類中。」

這著亦不可少。」鬼卒一齊下手，從尾揪上把筋一抽，卻像拽線傀儡相似，百骸俱動。都氏不勝痛苦。地藏、波斯好生不忍，側目而視。一王喝聲叫醒，即時動彈起來，跪在階前。酆都道：

「惡婦，今番還敢嫉妒麼？」都氏道：「爺爺把婦人妒筋抽出，如今連婦人也不知妒為何物了，豈敢有再妒之理。」酆都道：

「你若不妒，我當放汝還陽，廣揚如來法寶，將功贖罪；若仍舊不改，那時休想再饒！」叫鬼判請過《怕婆尊經》，交與都氏，選兩名精細鬼卒，押還陽世。

都氏聞言，□分歡喜，也不拜謝，起身竟走。未及出得鬼門關外，心下忽然記起一事，忙叫：「鬼卒哥，還要轉去，討個信息。」鬼卒依言帶轉。閻王道：「婦人，為何又轉？」都氏道：「婦人蒙各位大王釋放之恩，另有一事，並求慈悲。」

王問何事，都氏答道：「婦人只因打死侍婢翠苔，以致頻頻索命，到於台下。今雖蒙歷遍諸刑，並不曾與翠苔魂兒面質一番，若到陽間，豈不仍來索命？特告大王，既肯垂憐，將婦人放得，何不一並將翠苔也還了魂，婦人甘心讓他為妻，並不敢再行嫉妒。」□王相顧各笑道：「抽筋之效，一至此乎？」酆都道：

「既肯讓他為妻，不可食言，我已預先放他還魂了。快走！」都氏放心，同兩個解子仍離鬼窟，渺渺茫茫，來到一個去處，隱隱聞得哭泣之聲。都氏正待回頭，卻被兩個鬼卒盡力一推。都氏和身跌下，不知到了甚麼去處，四圍更無亮光，一味黑天墨地。都氏摸一摸，但見團團懼有牆壁。少時漸覺氣悶，心中慌道：「閻王有心放我，難道又賺我落了黑暗地獄？想來不當受處。」只得將手中經卷放過一邊，把雙手腳播鼓相似亂蹬亂踢。原來那時正是七七之期，該當發引，卻遇眾親友拜別祭奠之際，忽聞棺中發動，眾人慌得個個走散，連成珪也驚呆了。周智猜道：「列位不要慌，想必院君丟放不下，還魂轉來，未可知也。」成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雖然天色寒冷，經今四□九日，焉得不爛？」周智道：「不然，大凡執性之人，不論為著酒色財氣，死後俱作僵屍，便是□年也不腐爛。院君向來性格不凡，決也做了僵屍。老兄不信，你只打開來看。」成珪道：

「賢弟，你且饒了我的老命！現今都飄在此尋鬧，口口聲聲要告奪家產，他若聞得開棺見屍一事，活了不必說，倘若不活，豈不受他刁詐！」周智道：「老兄，怕不得許多，內中響動，此時不救，更待何時？」飛身搶到廚下，奪了一把劈柴斧子，努力便把棺木來劈。成珪與周文、周武俱來攔阻，那當得周智手起斧落，把棺木砍碎一塊，就將斧刃一撬，棺蓋划然已起。

才把棺蓋揭開，都氏睜眼喘息著道：「悶殺我也！這是甚麼所在？」

成珪初時不敢近前，見是果然活了，才來問道：「你還真活假活？」都氏道：「我也原不曾死，便到閻羅跟前，一般也過日子，只差沒有你們相陪。」成珪忙將都氏扶到牀上坐了，聲聲感謝周智。送喪親友與那抬柩吹手等人，喧喧嚷嚷，竟把做新文傳說。成珪即將翠苔母子仍舊送到周家躲避，才敢問及地獄光景。都氏把自己受刑、吃打、抽筋等情俱不說出，只胡亂將那光景說些。言及臨放之時，道：「我又幾乎忘了，我帶得一件土儀到來，乃是閻羅老子親手送與我的，想在棺材裡。」

快與我尋來。」成珪笑道：「還魂也奇了，還有甚麼相送！」

半信不信，將棺中一看，果然見有一個黃布包袱。成珪連忙打開，只見是個絹面冊頁，上有一行字道，

此經名為《妙法怕婆尊經》。奉如來金旨玉帝玉旨給付本犯，齎至陽間。如有善男子、善女兒或母或妻或己身，恐因嫉妒之罪而陷於地獄者，能延請僧尼諷誦百千萬卷，即可解離苦惱。如在堂母妻，亦可消除疾厄，益壽延年，無量功德。

成珪道：「原來是卷《怕婆經》！經中說，若犯妒罪，誦此經即能解脫，又可消除疾厄。想來院君能還魂者，皆賴此經之力。明日當廣延僧眾，諷誦此經，保佑院君還花復舊。」都氏道：「閻君原著我廣行於世，將功折罪，可速喚雕刻匠刊板，普施人間。要緊！要緊！」成珪依言，次日即請南北兩山僧眾共二□四眾，單單只念《怕婆尊經》。眾長老從不曾見此經典，念至地府施報等品，無不稱揚頌德。眾女眷聽的無不寒心股票。

果然都院君病體從此日逐減來，看看復舊，成珪□分快樂。

劈空見都氏討起翠苔姐來，不知放出怎生一番滑辣手段？且聽下回分解。